

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

內容概要

失嬰記，終於有了續集！

時間來到一九九九年，昏迷了近三十年的蘿絲瑪麗突然醒來了。她是如此地震驚，讀者們亦然。

蘿絲瑪麗半人半魔的兒子，究竟會帶領人類走向滅亡或重生？

尚在襁褓時，蘿絲瑪麗便已認定，兒子的虎眼是介於那對煉獄般的鬼眼與她的人眼之間的美妙折衷。現代懸疑大師艾拉·萊文以這部發生於千禧年初的黑色幽默小說，重新接軌一九六七年的劃時代作品《蘿絲瑪麗的嬰兒》。三十三年前，蘿絲瑪麗在一群崇拜撒旦的巫師監控下，產下魔鬼之子。如今時序來到一九九九年，當人類對將臨的二十一世紀感到惶惶不安，急欲尋求一位解決世界紛亂的救世主之時。蘿絲瑪麗從長達二十七年的昏睡中醒來，發現自己已是皺紋滿布的老婦，她的兒子安迪，則被視為救世真主，被全球人民擁戴。然而他真的如隨眾們相信的那樣代表良善嗎？或者這一切都是巫師團的人為撒旦之子找到的絕佳偽裝。畢竟，安迪不僅是她的兒子，更是撒旦之子。千禧年之際，在聲光璀璨的紐約市，蘿絲瑪麗與她的兒子團圓了。然而也是在紐約市，一場全球性的善惡之戰即將引爆不僅對蘿絲瑪麗、她的兒子，更將為所有人類，造成駭人且深遠的影響。

悚動而刻骨銘心，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是一部別樹一格的驚悚小說，也是對未來世紀的警世之作。艾拉·萊文以完美的節奏與爐火純青的技巧，帶領讀者探索每個人內心的善惡交戰。故事精彩，寫作功力醇厚，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是部讓讀者坐立難安，直至終頁的作品。

[媒體推薦]

萊文一九六七年的暢銷恐怖小說，終於有了續集！ 《圖書館學刊》

不可能將書放下。萊文以絕妙的筆法，卸除讀者的理性防衛，將讀者玩弄於股掌之間。 《普洛維敦斯紀事報》

……蘿絲瑪麗煩惱地發現，安迪的眼睛偶爾會露出記憶中鮮明無比的幼時魔眼。她的兒子究竟會帶領人類走向滅亡或重生？ 《紐約時報》

是的，時間來到一九九九年，昏迷了近三十年的蘿絲瑪麗突然醒來了。她是如此地震驚，讀者們亦然。 《娛樂週刊》

萊文以慣有的流暢簡潔，毫無廢言地鋪陳這些爭議性概念。他構句簡短肯綮，在長篇的敘事中，處處可見亮點。 恐怖小說協會

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

作者簡介

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

精彩短评

1、大爱

1、突如其來的死亡為小說揭開序幕，然而這場死亡並未替故事帶來太多的哀傷氣氛，因為緊接而來的是重生：蘿絲瑪麗昏迷近三十年後，竟奇蹟般甦醒過來。蘿絲瑪麗重新接軌的時間是1999年，全球各地正準備跨越千禧年（millennium）。基督教將千禧年視為新世界的到來，是充滿和平與繁榮的黃金時代，但也有人認為在這之前，撒旦會再度作亂；換言之，過往屬於舊世界的秩序在此早已不適用。人們引頸企盼一位新領袖的誕生，帶領他們邁向更美好的世界，安迪於焉出現。他就像耶穌，被認為能「為世界帶來啟發與一統」，並引領人們「以全新而和諧共融的姿態」邁入2000年；只是他依然無法阻止世界各地不時出現的紛爭、動亂和死亡。法國當代思潮先驅喬治·巴代伊（Georges Bataille，1897-1962）曾提出「工作或理性世界」與「暴力世界」的概念，他認為人們同時屬於這兩個世界：「工作與理性世界是人類生活的根本……透過其活動，人類建構出理性的世界，但其身上仍殘存著暴力的本質。大自然本身就是粗暴的，無論人類變得多麼理性，暴力依舊能主宰我們。」這解釋了安迪淡褐色的虎眼。在艾拉·萊文的設定裡，安迪是33年前蘿絲瑪麗在一群崇拜撒旦的巫師操控下，所誕生的惡魔之子，那雙異於常人的虎眼即為明證；不過蘿絲瑪麗寧可相信他的內心仍存有愛，是天使與惡魔共存的個體。安迪的形象不禁讓人聯想到近年爆紅的《格雷的五十道陰影》（Fifty Shades of Grey）系列中的主角格雷，兩人的外表同樣俊美且迷人，行為舉止皆優雅得體，在人前展現出極為紳士的一面，猶如白馬王子般完美；至於內在的部分，格雷著迷於情色遊戲，安迪的情慾也不為社會所允許。書中多處可見安迪毫不保留地流露出對蘿絲瑪麗的情慾：「安迪垂下手，環攬她的腰間，吻住她的耳朵。」「安迪換手握住她的手，用臂膀環住她肩頭。蘿絲瑪麗閉眼倚在他身上輕嘆，他親吻她的太陽穴，她的臉頰，她的嘴角。」諸如此類的描述早已揭露出安迪對蘿絲瑪麗那超越母子親情的渴求，艾拉·萊文雖然不似格雷的創造者E. L. 詹姆絲（E. L. James，1963-）那樣直接且露骨書寫性愛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當中流洩的禁忌氣息確實十分濃厚，令人難以忽略。不過，我感興趣的卻是蘿絲瑪麗的情慾表現。安迪的情慾或許可用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，1856-1939）的「伊底帕斯情結」（Oedipus complex，又稱「戀母情結」）來解釋，但我總以為戀母的反面是否代表戀子的存在？況且書中雖然總將蘿絲瑪麗冠上「安迪的母親」的名號，但書名可是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，顯見在艾拉·萊文的心中，這對母子關係裡的主體還是蘿絲瑪麗，而非安迪。蘿絲瑪麗總擔心安迪會受到不時顯現的虎眼所操控，然而正如巴代耶所言，人本來就同時擁有理性和暴力的矛盾面向；安迪如此，蘿絲瑪麗亦無法脫離此定律。性，正是其中一大暴力。因此，蘿絲瑪麗首先消除丈夫蓋伊的存在，她僅因沒有人聽過她丈夫的名字而認定他早已死亡，並斷然地說：「很抱歉，我不想再為你掉淚了。」抹去婚姻的羈絆／禁忌後，蘿絲瑪麗更能理所當然地回應自己的情慾。比起安迪對蘿絲瑪麗的大膽情慾，蘿絲瑪麗對安迪的情慾就顯得隱晦許多；只是，這份隱晦帶來的卻是更多的挑逗與曖昧。蘿絲瑪麗經常以「我的天使」或「寶貝」稱呼安迪，這或許是母子之間的暱稱，但又何嘗不可視作情人間的愛稱呢？尤其蘿絲瑪麗多次對安迪的情慾有所回應，更讓人很難不做如此聯想。在故事的設定下，蘿絲瑪麗甦醒後已年過半百，她驚訝於自己滿布皺紋和褐斑的肌膚，因為這是年老的表徵。年老，意謂離死亡更加接近，也暗指生命有其限制存在。巴代耶曾言：「我們知道，一旦我們感受到限制，就會激起我們體內想要超越這些限制的意志。」情慾即是證明生命，超越死亡的最佳利器。蘿絲瑪麗初次見到喬伊時，便折服於他迷人外表所散發出的性感魅力，「她已經有一陣子不曾有過那種感覺」艾拉·萊文如是描述。蘿絲瑪麗回顧那時感受時說：「我當時心態才31。」當兩人耳鬢廝磨，接吻至深夜後的隔日早晨，蘿絲瑪麗是「精神奕奕」地醒來，且感覺「十分煥然」，足見情慾的反饋是新生，無怪乎巴代耶會說：「所謂情色，可說是對生命的肯定，至死方休。」因此艾拉·萊文安排蘿絲瑪麗於1999年，也就是千禧年之前甦醒過來其實別有用心。在這「世風日下，災禍迭起，街上槍戰頻仍」的年代裡，人們企盼由安迪帶領進行全球性的燭光儀式來祈福，並藉機凝聚全體人類的心。在巴代耶的論點中，死亡和節慶就像性一樣，是屬於著重花費和消耗的非理性世界；換句話說，這樣的環境恰好是蘿絲瑪麗讓情慾萌發的溫床。如同安迪的虎眼時隱時現，聖母瑪利亞亦非蘿絲瑪麗真實的形象。有趣的是，艾拉·萊文運用技巧，在故事末尾讓蘿絲瑪麗回歸常軌、回歸丈夫的身邊，試圖抹去先前所有的情慾展現，彷彿那只是一場夢。然而，這是否代表蘿絲瑪麗和安迪之間的不倫、和喬伊之間的外遇全然失去意義？我不作如此想。蘿絲瑪麗的行為其實映現了所謂的「徘徊人妻」，亦即她對丈夫以外的男子展現強烈興趣，卻又能安然待在父權社會所架構出的婚姻關係中。這比直接脫離婚姻，追求自我情慾更能視為對父權價值的反動，因為她直接將之玩弄於股掌之間。別忘了，不管是書名還是故事內容，艾拉·

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

萊文早就不斷地提醒我們，蘿絲瑪麗才是掌控一切的主角。

《蘿絲瑪麗的兒子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